



系列丛书

风雨芳菲

话杭州

薛家柱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风雨芳菲

话杭州

薛家柱
著



系列丛书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芳菲话杭州 / 薛家柱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6.5

(“襟江书社”系列丛书 / 杭州图书馆主编)

ISBN 978-7-5439-6928-5

I. ① 风… II. ① 薛… III. ① 散文集—中国 IV. ① 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9669 号

责任编辑: 胡欣轩

封面设计: 汪 溪 黄 菲

丛书名: “襟江书社”系列丛书

书 名: 风雨芳菲话杭州

薛家柱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79 000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6928-5

定 价: 50.00 元

<http://www.sstlp.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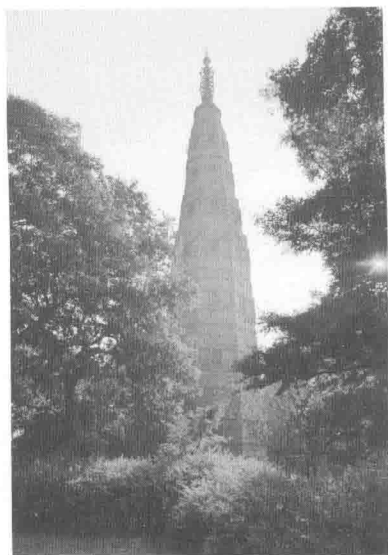
淡妆浓抹总相宜（代序）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早在约一千年前，北宋词人柳永一曲《望海潮》，就为杭州这座城市描绘出鲜明的形象，定下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城市性格的基调。这首千古绝唱流传至今仍为中外游人津津乐道，杭州的城市性格也大致上没发生多大变化，足见城市文学对城市性格影响之大！

何为杭州的城市性格？简要言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世界闻名的国际旅游城市，同时也是驰名天下的休憩消闲之地。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会已在杭州举行。数千年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杭州城市性格的塑造和构建。因此，杭州的城市性格可概括为：浓郁历史味，潇洒文化身，是典型的“江南才子”。

可能南宋小朝廷迁都杭州，偏安江南，一度使杭州成为繁华的金粉之地。特别林升那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留给人们印象太深、影响太大，结果让人造成错觉：似乎杭州城市性格就是“偏安江南”，不思进取；甚至是一座“竞豪奢”的享乐城市，被人加上了“销金



保俶塔

窝”的奢靡之名。事实上，这是一种世俗偏见，杭州的城市性格远不是这样。

诚然，杭州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风调雨顺，物质富庶，经济收入高，人民生活得比较优裕，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特别近年，杭州的GDP指标在全国一直领先，每年的经济产值和上交国家的利税，一个城市就相当于其他经济相对滞后的一个省份。

这样的一方水土养成的这一方人，相对地说，比其他地方的人要安逸一些，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要求较高些，这不能不说是杭州城市性格的一个方面。因为杭州是“三面云山一面城”，而且还有钱塘江、大运河将城市环绕，杭州就坐落在湖光山色的怀抱之中。再加上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五步一阁、十步一楼，走一段路就能讲出一段历史典故，一不小心就踩在什么“今古奇观”上；梁山伯和祝英台、许仙和白娘子、苏小小和阮郁等数不清的爱情传奇，更把“爱情之都”的冠冕也加到杭州头上。久而久之，杭州城市性格就显得温文婉约、含情脉脉，极富“小资”情调。难怪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香港记者对杭州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最能陶冶小资产阶级温情的城市！这儿连风都是香的、软的，行人的步履犹如湖畔的柳丝在款款摇摆……

杭州为什么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城市形象？这都是古今文学作品造成的偏见。但恳请诸君千万不要忘记，杭州城市性格还有另一方面，即柔中有刚，温文儒雅中显睿智。

这是由于南宋时的杭州人不少是从河南迁来，传统的黄河流域

文化与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互相碰撞融合，粗犷的北方人与水灵灵的南方人性格“通婚”，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变异。这也造就了开放复合型的城市性格。杭州与相邻的苏州、绍兴，在城市性格方面有很大差别。

再加上古往今来，杭州有不少极富阳刚气的文学作品对杭州市民的熏陶，就让杭州城市性格有刚毅豪侠的另一方面，即杭州人说的所谓“杭铁头”精神！妩媚阴柔加阳刚明快，只有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理解杭州的城市性格才会全面，这就是：勤劳、机巧、富有创造精神、酷爱大自然、富于想象力、人性和谐、刚柔并济、侠骨慧心。

城市性格是生活在该城市的千千万万居民的气质所决定的，人多气壮，城市风格也自然而然形成。而世代居住在这个城市的老百姓，无不耳濡目染朝夕受到城市文学的熏陶、浸润和影响，从而形成这个城市人的独特性格。杭州的城市文学在表现相对坚韧刚强这一面文化性格的同时，总是氤氲着浓郁的空灵之气，别具韵味。这与杭州是“诗之都”不无关系。

杭州有积淀深厚的诗词渊源，千百年来，这些诗词抒发了杭州人的个性。早在唐朝，老市长白居易就以多首千古传诵的诗词为杭州城市塑造出艳光四射的性格，《忆江南》就是“江南才子”最好的写照。甚至白居易的“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也为杭州的历代官员们留下如何从政为民的“座右铭”。这样的文学，对城市性格的形成怎么能说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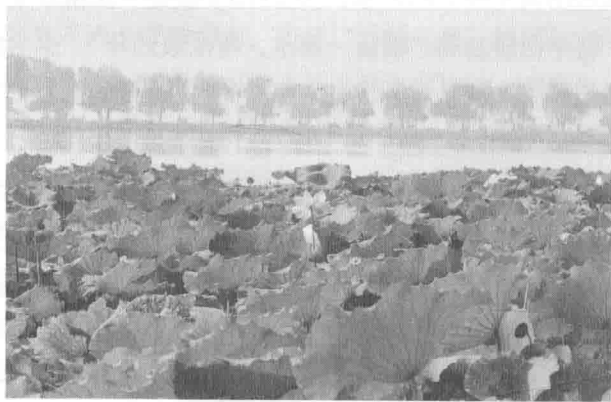
宋代的老市长苏东坡更不要说了，他不光效法白居易疏浚西湖建造了“白堤”；也用挖掘出来的湖泥堆砌起了“苏堤”。他更是继承“杭州太守皆能诗”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杭州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更进一步为杭州城市性格增光添彩。特别那一句“淡妆浓抹总相宜”，更是准确地衡定了杭州城市的风格和品位，千百年来一直沿传至今。

千古爱国名将岳飞虽然祖籍河南，但南宋迁都杭州后，他一直生活在杭州，不能不受杭州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岳飞是名儒将，工诗词、善书法，他龙飞凤舞的前、后《出师表》至今镌刻在岳庙的碑廊上，“还我河山”的匾额高悬岳庙正中，成为多少炎黄子孙修身立志的楷模。更有一曲《满江红》，传唱了几百年，每当民族危亡、国家蒙难，有热血的中华儿女都会“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岳飞的《满江红》对杭州人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千百年来绝不止几代人。明代的兵部尚书于谦，与岳飞何异？他的《石灰吟》“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与岳飞的《满江红》同样气壮山河。这就清晰地看到以岳飞为代表的杭州爱国主义传统文学对于谦的影响。

同样，于谦的《石灰吟》也和岳飞的《满江红》一样影响了明末清初的张煌言（张苍水）。张煌言披肝沥胆地说：“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他公然说老师就是岳飞和于谦。所以临危不屈、慷慨就义时，他会对着西湖河山喊出：“好山色！”这种文学和精神的传承，更能看出城市性格发展的轨迹。

杭州文学的薪火相传不仅仅是诗词，还有散文、戏曲、小说、



西湖

曲艺等多种形式。这些是杭州的无形资产，对杭州城市性格的塑造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古往今来，文学上多少名家、大家，不管他祖籍是否杭州，都与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发生过难分难舍的因缘关系。贺知章、杜牧、范仲淹、李清照、陆游、文天祥、施耐庵、罗贯中、海瑞、李渔（李笠翁）、袁枚（袁子才）、龚自珍、俞樾（俞曲园）……真是灿若星辰、不胜枚举！

现有足够的资料证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均是杭州人，罗贯中还是施耐庵的学生。不管他们祖籍何处，他们长期生活在杭州是不争的事实。这两部中国长篇小说的瑰宝，是根据南宋以来长期流传在杭州的故事和话本（杭州人称之为“大书”）编纂而成。作品的素材和语言有明显的杭州印记，武松、鲁智深最后都在杭州出家，孙权的家乡是在杭州的富阳。同样，今天杭州人民和杭州城市性格，显然受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影响，“杭铁头”精神多么像关公、赵云，也多么像武松、鲁智深。甚至胡雪岩这样的“红顶商人”、济公这样传说中的人物，也有杭州城市性格的特征。胡雪岩是杭州商人，不可能是“晋商”；济公只能是灵隐寺的和尚，绝不可能是少林寺的武僧。他们身上的机智，甚至狡黠，他们处世手段的灵活多变，圆融玲珑，是杭州城市特有的一种性格，极富“吴越文化”色彩。吴越文化，既有历史的（杭州是吴越国都），又有地域的内涵。

综上所述，杭州的历史和文学，造就了一代代聪明的杭州人，也塑造了杭州独特的城市性格，有非常强烈的地域特性。“大气、开放、精致、和谐”，这8个字现在已成为今天杭州的城市品位、城市个性。这不是谁凭空拍脑袋的结果，而是1000多年历史文化的总结。

“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是北方的中心，南方的中心则在杭州。“五四”时期，浙江杭州出了一大批文化名人：鲁迅、茅盾、李

叔同、章太炎、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郁达夫、徐志摩、夏衍、冯雪峰……真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坛的“半壁江山”。还有不少早期的革命家、思想家：秋瑾、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施存统、俞秀松、沈泽民、张秋人等等先驱。

这样人才辈出绝非偶然，而是由城市性格决定的，与杭州的人文传统和文化氛围有密切关系。如果从人文地理的宏大背景中去研究，因为杭州地处东南沿海，交通较为发达，与世界各国交往便利，较早受到西方文明熏染，是20世纪最早一批开放的城市之一。经济走在国人前列，文明更得风气之先。再加上很多有识之士留学东洋、西洋，从日本、欧美带回东、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例如鲁迅、李叔同、郁达夫、夏衍留日归来；徐志摩留学英国；陈学昭、艾青留学法国……这就有了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是对传统的城市性格的某种超越。

这样一批留洋归来的作家，创作出一批开放的文学，整整影响了一代中国人！自然也影响了杭州城市的性格。鲁迅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更是中国近代小说的奠基人，《呐喊》喊出了“救救孩子”的中国反封建心声。郁达夫的小说则是开个性解放的先河。徐志摩的诗是心灵之美的真诚袒露。他们影响了全国，当然也影响了杭州这座城市。城市文学与城市性格产生了良性的交融和互动。

一个李叔同，就培养出了丰子恺、潘天寿、钱君匋等艺术大师，他们又培养了一代代的学生。蔡元培创办了国立艺术院（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又培养出李可染、赵无极、吴冠中等等艺术大师。杭州今天有“书画之都”的美称，难道与城市文化没有关系吗？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爱情小说的发轫人，徐志摩的爱情诗更在一代又一代青年中传诵。连郁达夫和王映霞、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和婚姻，也成为杭州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风流韵事，为这个风光旖旎的城市平添一层浪漫的情调。今天，杭州有“爱情之都”的美

称，难道与城市文化没有关系吗？

即使新中国建立以后，杭州的作家沿袭着前人的道路，在城市性格的陶冶下，不断发展、丰富，构成了吴越文化的新景观。在新时期、新世纪以来，继续用城市文学为“大气、开放、精致、和谐”的杭州城市品格作出新的努力。即便远在海外的杭州籍作家，如台湾高阳写的《胡雪岩》《杨乃武与小白菜》等长篇小说，琦君脍炙人口的著名散文，无不以杭州的人和事作为题材，反映出杭州独特、鲜明的城市性格，从而受到海内外瞩目。

杭州的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地域文化心理所形成的独特城市性格，在作家作品中有独特表现。反之，杭州富有吴越风味的文学，也美化了这个“人间天堂”。杭州城市文学与杭州城市性格就是这样在交融和互动。两者之间，有内在的必然性，在不断吸纳、交融发展。

杭州的城市文学和城市性格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它经过不断整合和重构，自成体系，蕴藏着丰富的内涵。要对她作出较准确、全面的概括是一件困难的事。我还是借用苏东坡的两句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来结束这篇短文，这恐怕就是杭州城市文化和城市性格形象的缩影吧。

目 录

淡妆浓抹总相宜（代序） ... 1

风雨芳菲话杭州 ... 1

天堂，不再是梦想 ... 7

百年老屋 ... 14

初阳，从这儿升起 ... 19

诗画廊之忆 ... 24

青春之歌 ... 28

时代分水岭 ... 31

文化西湖，文化杭州 ... 36

我的几个政协提案 ... 40

笙歌弦管不夜天 ... 44

百花齐放大银幕 ... 49

荧屏连起亿万家 ... 53

永不消逝的电波 ... 57

一纸看天下 ... 61

书籍，给人知识、力量 ... 64

天堂图书馆 ... 68

胡雪岩故居重修记 ... 72

夏衍故居 ... 82

城市雕塑 ... 86

- 美人凤及其他 ... 90
- 从电视剧《济公》谈起 ... 94
- 岁岁清明 ... 98
- 动漫，艺术的精灵 ... 101
- 文化，一个城市的灵魂 ... 106
- 走读中山路 ... 110
- 会讲述历史的建筑物 ... 113
- 霓裳变奏曲 ... 116
- 知味在西湖 ... 120
- 北山路，一条杭州老画廊 ... 125
- 出门行路不再难 ... 128
- 城市从这儿兴起 ... 133
- 中河之源 ... 136
- 治理西湖水 ... 139
- 生态江洋畈 ... 143
- 杭州城市的大动脉 ... 147
- 大河古桥新中心 ... 152
- 西溪秋雪 ... 159
- 天下粮仓 ... 164
- 民以食为天 ... 168
- 再到康桥 ... 172
-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的启迪 ... 176
- 超山梅花梦 ... 180
- 西湖的姐妹湖 ... 184
- 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 ... 188
- 富春山居图 ... 191
- 桐庐古村落 ... 195
- 东西天目，大放光明 ... 199

山沟沟，流哟流……	203
浙西唐诗之路的追寻	207
新安江如何成了千岛湖	210
秀水无垠千岛湖	213
温馨岛月夜	216
巴老，今年您没来西湖	218
巴金与龙井茶	225
郁达夫之死	229
轻轻地，叩启 30 年代文学的门	233
孤独的天涯归客	237
《十五贯》救活了昆曲	259
西子湖边忆高阳	270
像赵无极那样	273
青春雕像	280
雪天的聚会	292
梦幻香格里拉	295
台湾万花筒	299
访美十日	309
岁月这条河	323
后记	326

风雨芳菲话杭州

又是丹桂飘香的秋天，桂香扬起满天的秋意。疏疏的一树树枝桠，在月影下是幅奇妙的风景，空气中流溢着浓得化不开的芳香，街头已在叫卖新上市的桂花年糕和桂花栗子羹了。秋天，是杭州最美好的季节！不光今年的金色十月是新中国六十华诞，桂花更是杭州的市花；就是纵目四望那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西子湖山，也足以让海内外游人如同饮桂花酒那样陶醉。

说起秋天的杭州，我不禁想起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参考消息》曾连载过香港记者马力访问大陆的通讯：《大江南北》。其中有几节是写杭州的，可与今天的杭州西湖作个对比和观照。两个杭州、两幅画图，是那样鲜明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作为一名在西湖边生活了近 50 年的老作家，作为当年的目击者、亲历者，我非常愿意为这组文章作一点旁证和诠释。

马力先生是 1965 年秋天到杭州访问的，文章一开头就写道：“今天经过 35 小时的长途行车，我们来到了杭州。火车站是古色古香的，大堂放了几盆昙花，我们到的时候，正值是昙花吐艳。我们步出车站，就呼吸到一种不太浓烈的香味，问欢迎我们的同志，才知道这是桂花香。马路一尘不染，但放眼望去，就是花花树树，城市究竟在哪里啊！大概是云深不知处吧。别人告诉我，旅行车所过之地，就是杭州。但我们倒像是在一所大花园中慢行。”

到杭州旅游，最美当然是秋天。春天潮湿多雨，十月秋高气

爽。“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正值荷花未谢，桂花又开，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桂花香气，香遍了整座杭城。难怪杭州会把桂花定为“市花”。

马力先生对杭州的第一印象非常准确：“一尘不染”，“花花树树”，“一所大花园”。杭州早在 50 年代，就是全国闻名的卫生城市、风景名城，杭州确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花园，这样的生态环境不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值得每一个杭州人倍加珍惜。

马力先生立即得出结论：“杭州，真的是一个最易陶冶小资产阶级温情的城市，长住这里，便会使人忘记了火热的斗争岁月，它的空气是那样轻柔，它的景色是那样娇美，它的人情味是那么浓厚，甚至连马儿也是步儿慢慢的……”

应该说，马力先生对杭州的概括和定位没有错，杭州确实是一个最易陶冶小资情调的城市。那时候，这儿连风也是软软的、香香的，生活的节奏也很优雅徐缓，走起路来都像湖畔的杨柳在轻柔地摆动。五六十年代杭州人充满温情，讲义气，也很讲究文明礼貌，颇有文明礼仪之素养。购物排队，乘车让座，谁不遵守，只要有人提醒“自觉点儿”，马上就会改正。不像现在公交车上，很多姑娘、小伙子堂而皇之地霸占着“照顾座”不让给老人、孕妇、孩子；你提醒，他（她）反而朝你瞪眼睛。外地作家曾对我感慨地说：“唉，杭州姑娘真漂亮！美女如云，就是太凶了一点。”是不是这样呢？可那时，马力先生还不忘记对杭州人提上一笔：

“……在北京我遇见一个多要钱的三轮车工人，但在杭州却遇见一个可以作为朋友的老车夫。虽然他仍眷恋着过去，许仙和白娘娘在断桥相会的故事说得那样情意绵绵，也记得神妙的济公故事……”

瞧，那个年代，连杭州普通的三轮车夫也很温情，也很“小资”，何况杭州姑娘？

小资产阶级温情有什么不好呢？现在很多青年人把“小资”作



民国时期从吴山眺西湖

为时尚。是啊，革命者打天下，不就是想把生活过得美好一些、温馨一些？一个人你尽可以有“胸怀天下”、“改造山河”的雄心壮志，但也不必成天搞争斗。杭州，是驰名天下的休憩消闲之地，马力先生早在 40 年前就看到了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

马力先生在杭州那几天，正好是金秋十月，也是传统的中秋佳节，他下榻在杭州饭店（今香格里拉宾馆）。他这一路旅行虽疲惫不堪，但还是兴致勃勃想马上游览杭州。晚饭后，他步出宾馆门口，正好遇上了前文提到过的那个三轮车夫，他就随便跳上了他的车子。老车夫问他去哪儿？他说：“你随便踏吧，高兴把我带到哪里都可以。”

对这位三轮车夫，马力先生也有一段介绍：“过去，他是一个酿酒厂的小店东，在新社会里，他是剥削阶级。但他对自己的过去，并不眷恋，踏着三轮车的时候，他也不讨厌现在。”

这，就是典型的杭州人处世待人的态度，性格洒脱豁达，活得不累。

于是，马力先生悠然地坐着这位小店东的三轮车，缓缓地沿着里西湖、白堤、湖滨踏来，一直上了吴山。站在城隍山头眺望，一

边是钱塘江，一边是西子湖，中天一轮明月，山下满湖银波，凉风习习，月色溶溶，真把马力先生陶醉了，望着十万家灯火，他迟迟不肯回宾馆。

直到夜渐深，人渐稀，老车夫几经催促，马力先生这才离开吴山，坐着三轮车回到延龄路（今延安路）。这时，街上已灯火阑珊，商店大多都已关门，只有一家尚灯火通明，这就是海丰西餐馆（一度叫光明甜品店）。马力先生信步踱进店来，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那夜，我到海丰园去吃甜品，一角二分钱一碗桂花西米，又香又软。在这里人们可以看见一对对青年男女，情意绵绵，吃的是甜品，心里想的是甜的东西……”

绝妙！这是马力先生为他自己定位的“一个最易陶冶小资产阶级温情的城市”作形象化的阐述和描绘。确实，杭州，是情人们理想的天堂。早在1957年春天，我还是个中文系大一学生，听说周恩来总理陪着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来杭州，我们就急忙赶到西湖边去欢迎。据说，伏罗希洛夫太喜欢杭州了，行期延长了一天，还赞叹说：“杭州，真是适合情人们约会的地方啊。”所以今天提出“爱情之都”，看来还是有些历史渊源的。

马力先生那天晚上去海丰，不知我是否在那里。那时，我也正是恋爱季节，与女友常去海丰小坐，边吃甜品边喁喁谈心。一者海丰“洋味”浓，颇有异国情调，很适合我们这些小资；二来，海丰的甜品价廉物美，钱都不贵：桂花西米、西湖藕粉、碎花蛋羹、牛奶冰淇淋……一律一角二分，面包几分钱一个。阮囊羞涩的我们，这些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也能消费得起。

五六十年代的杭州，物价低廉，生活富庶（三年困难时期除外），还是全国唯一不要粮票的城市。因此，当时上海人有句口头禅：“要穿衣裳在上海，要吃物事去杭州。”一直到今天，上海人对杭州菜还是如此热衷，常常开着轿车来吃。那时，省、市领导提出目标：要把杭州建设成“东方日内瓦”。这怎么不令马力先生神往